

種七十第書叢小火烽

花 火

著 以 靳



版 出 社 火 烽

售代總社活生化文林桂

種七十第書叢小火烽

火

花

著 以 靳

34483



3 0407 5031 1

848
657.5-64

錄 目

目錄

我的話語.....	一
五月的話.....	三
關於國旗的話.....	五
上海書簡.....	八
滬戰雜記.....	一六
孤島的印象.....	二二
在轟炸中.....	二六
殘殺之後.....	二九
飛行的劊子手.....	三一
卑污的屠殺.....	三三
五月四日.....	三六
短簡一.....	四〇



短簡一	四四
我懷念着你們	四七
小城遠簡	五〇
「八・二三」	五三
「九・一八」七周年	五五
憶「一・二八」	五七
廣東人	五九
走在他們的中間	六一
憶羅淑	六二

我的話語

我不說一個字千萬里奔波流徙的辛苦，我也不說半句每個人都受到的家破親亡的悲痛；我們總算十分幸運地得以在這個山城相見，讓我們相互地從衷心大聲道着安好。

世外的桃源終是人們空虛的幻想，每個做爲人的動物的記憶上，刻映着慘痛的印象，在敵人殘暴的行徑中，家園被燒燬了，親愛的人們被殺傷了，女人們被奸污了；住在北方的來到南方，住在東方的來到西方，凍餒的侵襲，無妄的災禍，從苦難中逃出來的殘餘者也未能保全一己的生存。不知有多少年老的和幼小者永遠躺在路邊；他們到了暮年還不能得着安靜的永息；他們纔來和人類相見就遭受也算爲人類的毒害。記憶雖然不是一面遍照四方的明鏡，可是也留得下深淺的輪廓。無論取着任何的角度來窺看，那總有一片鮮紅的閃光——那有血，也有火，還有將來的光明的影子。

將來的光明不會憑空降臨的，我說我們是站起來了，站在自己的腳上，十八個月的時日，我們暗示了并未曾在敵人面前屈膝，而且使他們自己覺悟到速戰速決的狂妄，因之要準備五年，十年，甚至百年的戰爭，我們的弟兄們已經把血染紅了大半的國土，可是我們要依靠更多的血的灌溉纔能奠定在敵人鐵蹄下戰抖的土地，再使敵人在我們的土地上覆滅。我們要有堅固的支持，纔能使這個民

族復興起來，血是可怕的，可是它能重生新的一代；火是能摧燬一切的，可是它也能把鐵燒成鋼。

在這樣偉大的時代中，我們也深深地感到文章的無用。別人流的是血，供獻的是生命，我們却只能揮動一支筆，我決不苟同那種誇張的說法，以為一支筆便可掃蕩若干敵人；可是我們却願意沉着地站上自己的崗位，盡一己的全力來吶喊：從峻高的山巔，從江河的邊岸，從飄着大雪的北方，從吹着暖風的南方，從我們自己的地方，從喘息於敵蹄下的地方，從每個僻靜的角落裏，我們帶來了他們的呼聲，使他們的語言，到達更多人的心上。沒有耳朵的使他看，沒有眼睛的使他聽，觸覺和嗅覺更可以幫助人們來感受，可是失去知覺的人，那却在我們感動的能力以外了。也許還關在個人的美妙的精舍裏，他也許只張開一隻眼，閉上一隻眼，他甚至於想把這一節血的教訓從歷史上塗去，為了他自己優美的，怕血腥氣的素質……那我們只得要他靜靜地等待着滅亡。或許敵人不容他從容地思索，一顆炸彈原是想驚醒他，恰巧在他品茗飲酒暢談幽雅的時節，使他的血肉橫飛，使他從此永遠離開這個美麗的世界也未知。

讓我們肩起這責任吧，從小小的筆尖上，能描畫出敵人的殘暴，軍民的英勇，還有許多值得讚美的和值得痛恨的事蹟。也許有許多正是要說的，有的也許要使你張大眼睛嘆息它的發生。總之在這真的民族的危困時期，我們真的在盡我們的心，採取鐵血的故事，來啓發，鼓舞全民衆的心。

讓我們把力量合起來，向着同一的目的前進，這不只是你的，我的個人間的事，我們的民族將在我們艱苦的奮鬥下再生，永存。

廿八年一月十五日

五月的話

經過多少困難和折磨，費去多少精力和時間，這一期新的「文叢」，恰恰在五月的中間誕生了。五月，五月，屬於青年人的我們這一代，還只是孩子的時候就該知道它的意義了。那是恥辱的五月。在稚幼的心裏，早就記得一個呼聲：「誓雪國恥。」

一年復一年地過去了，那恥辱不但沒有洗去，却一件件又增加起來，恥辱的五月成爲多難的五月了。

在以前，我們還能自由地大聲呼號，要自己永遠不忘記，要更多的國人知道；可是後來我們連這點自由都失去了，我們的敵人給了我們傷創，却要我們當做恩惠的賜與。他們要我們記着他們的好心，他們的善意。

是的，我們記住了，真的記住了，這些年來心靈上苦痛和仇恨的擔載一天天地加重了，使我們沒有喘一口氣的餘裕。我們沈默地過着日子，都容忍在心中，終於到了這一天，像火山般地爆發了。

從去年的七月到今天，有多少好男兒的血灑出來，爲了國家，爲了自己；我們不再像一隻馴羊，等待別人的宰割，我們已經堅強地站起來以打擊來答復打擊。

山在搖動了，森林和海都在咆哮了，無邊的原野也以它遠大的潛力起來了；我們再不是忍辱的人，是的，我們再不是懦弱的人。

而今五月又來了，在南方和北方的疆土上，我們和敵人的戰爭正酣；多少家屋毀盡了，多少人們死亡了，多少田地荒蕪了；可是我們有騰沸的熱血，用它來建築我們的堡壘，用它來灌溉我們的田園，用它來洗去我們的恥辱，用它來教訓後生的孩子們。自由的花朵雖然美麗，要是沒有血肉的培植它也只有枯萎的。

五月，那再不是恥辱的五月，更不是多難的五月；那是血的五月，自由的五月，光榮的五月！只有用血寫成的歷史纔能永遠保持它鮮豔的色彩，深深地刻印在我們的心上。讓我們大聲地唱吧！

「……………」

打碎了五月的恥辱的桎梏，
我們是自由的人們，

「……………」

二十七年五月一日

關於國旗的話

平日官苛民疲，就是一個守分的小百姓，也感到不勝刁煩之苦，生活下去原是不易的，一切非理的繩法更使一個人覺得做人的困難。記得還是住在上海北四川路的一位友人家中，因為只有里口算是租界，便有警察模樣的人挨門查看是不是有一面國旗。友人是一直住在海外的，對於祖國原有一份深厚的熱情，便欣然地應着，隨即捧了出來。可是得到的是不斷的搖頭，說是近經規定，有了一份準的尺寸，說着取出一方布料粗糙，顏色烏暗，隨又說出一個不值得的定價，而且說是官方明令，凡屬住戶人家，必須備有一方。我的那個朋友原是在一個民主國裏住了許久時光，便說了幾句氣忿的話：「那個人就更纏住不走，甚至於還說出一套話來，那些話總不外是：『如果你不……便是反……』」這時候我從樓上下來了，我明白這些事，勸說着我的友人收了那面規定的旗子，付了錢，於是當着警察晚上來敲門說明天要掛國旗了，他們就把那方規定的國旗用竹竿挑出去。

從此我的朋友夫婦那番熱情稍稍冷下去些，而我呢，也覺得那次印象總不是怎麼完美的，恰巧在一天張出去的時候遭了雨，紅的顏色和藍的顏色混淆不清了，可是他們並不願意再買一方，只是到被通知要懸掛的那天，就把那方規定的國旗挑出去。

在先，關於國旗的印象只如上面我所寫的，可是一次被它感動得幾乎流下淚來，那是在上海抗戰以後，我們的士兵從閘北撤退，只有一支八百孤軍，守了蘇州河北的四行倉庫，在敵人的威脅和包圍之下，那還有八百顆血熱的心和一方飄揚着的大國旗。我趕着去看的時節，路上已經有許多人，河那邊屋頂上像一個個黑點的是兵士，那一方大旗佔了每個人極大的視野。至少我是那樣覺得。再怎麼樣鎮靜看到那撤退的消息心也一沉，可是那招展的國旗又鼓舞起我的心，我舉起手來搖着，對那些忠勇的士兵致敬，也向着那方孤立的國旗。我的眼漸漸地模糊了，我看到那一片紅——那是紅的血，也是再生的火焰。在浮沉不定的胸間，我像是尋得了一個寄托，我想如果我是一個守旗的士兵，我也將爲那面旗流盡最後的一滴血。我不容敵人從我的手中奪去，即是將加以任何的損傷，我也會以我的血肉之軀去拚死維護的。

可是他們終於也撤退了，從此在河的那邊就不再見飄揚的國旗，有的則是紅心的靶子樣的旗幟，那只和將來留待我們練習射擊的。

更有一次的早晨，那是上海成爲孤島一個半月以後了，纔醒轉來，一面揉着眼睛一面坐起身，在被體體白雪蓋了的屋頂上面正看到許多面紅藍的國旗在晴起來的天空中飛揚着。我的心頓時爲欣歡充滿了，我急急地跳下床看看日歷纔知道那是一個紀念日。記得往年的這一天，並沒有多少人懸旗誌慶的，更是在租界裏的這些店家，我就急忙地披了衣服，向屋頂跑去。我不顧那上面的積雪，跑

到東面，又跑到西面，跑向南面，又跑到北面，我都望到了，高高低低的都是紅藍的國旗，張在旗杆的上
面。襯了白雪，更顯出那鮮明的顏色。爲我看到的，不只是那些面國旗，我還看到旗下生活着的一顆顆
不甘屈服的心。他們雖然不能多說一句話，可是他們要那些面在風中飄動的旗幟爲他們叫出：

「……我們在等待着，有一天，總有一天敵人會被驅逐出去的，那時候我們要把國旗蓋滿了天，
呵！我們的國旗，我們的國土……」

廿七年五月廿五日

上海書簡

× × :

因為戰線中的一點被突破，爲了避免後路被截斷的原因，我們閘北的士兵起始撤退了。纔聽到了這樣的話，誰也不相信，雖然心中已經想到了那是必然的舉動，嘴裏也在說着我們是絕不會退的，我們是絕不會退的。

自從上海戰事發生以來，閘北的士兵就未曾後退一步。相反地，他們還幾次衝到北四川路，控制住敵人的陣綫。縱然敵人的飛機在那一小方土地把炸彈像雨點似地落下來，實際上的損害仍然是很細微。還幾次聽人說無論日本人怎麼樣壓迫，閘北終將由我們守住，因為我們以閘北爲中心，前進和後退，都可以保住閘北。——保住閘北就是保住上海，這個金融，罪惡，商業，恥辱，文化……的中心。在那方負責指揮的長官，也三番兩次地說不必過慮，至少在那一面是可以過年的。

可是終於這個不幸的消息來了，像一個不會提防的驚電打在每個人的身上，於是，在每個人的臉上看見了一道陰影。我們不能埋怨他們，他們並不徒然是無用的悲觀者，爲國家的喜懼而喜懼，原

是每一個人民的應該的，尤其是我們已經認清了我們的敵人，我們唯一的敵人。

在北邊，大火就燒起來了。而且友人傷心地告訴我說，在兩路路局的大廈上，已經飄起了血紅的日旗。那天的天氣極壞，灰沉沉的，濃厚的烟更增重了悲慘的情緒。××，你沒有在這裏，你不曾看見每一個行路人是什麼樣子；像自己丟了什麼，低下頭去，倉卒地走着，誰也不再說什麼。

灰黑的天的那邊，日本飛機還是不斷地盤桓飛翔。

可是像更大的一聲雷，說是有五百個士兵佔據了四行貨棧，準備犧牲他們的生命，和進攻的敵人周旋到底。我們是高興了麼？我們是為他們的命運而悲悼了麼？當我和B反復地說到了這件事，誰都避免來看對方的臉。我們的話說得很慢，當着沉默的時候，我看見他的一隻手拿出手絹，那一隻手把眼鏡摘下來……我更不敢抬頭去看，我忍着，忍着……

晚上，東北邊和西邊都燒着大火，西邊燃燒的是周家橋一帶，東北邊則是閘北一面。那火一直燒，不會間斷，我們並不為那燒燬的財物惋惜，使我們關心的是那五百個人。

怎麼樣來設想呢？他們有足用的食物麼？他們有足用的子彈麼？而在那一隅之地，纔只是五百個人，怎麼樣能來抵住大隊的敵人呢？他們只是一支矗立的孤軍，即使他們的力量極微弱，他們的勇敢不屈，視死如歸的精神也將倔強地矗立在天地的中間。

過了一天，最後的字也送出來了，一面國旗也送進去了，於是在河的彼岸，在日本旗之中，有一面

我們的國旗高高地在微風中飄揚，在國旗的下面，三兩個守衛的兵正站在那裏。

爲了表示崇敬，多少市民都到河的南岸去瞻仰過了。因爲還可以設法輸入，有許多人送去了食品。在一切絕望之中，這是唯一的閃耀着的火光。我們的整個的心都在想着這火光能照得大，燃燒得兇猛，它會漸漸地成爲一大場火，燒死我們的敵人。

在第三天，我們也去看了。同去的是五個人，C，D，K，B，和我。K已經去過了一次，這一次特意陪了我們四個人。那是下午三點鐘，西藏路的北京路北，已經斷絕了行人。我們朝西去，終於站在聚集着的一羣人之中。朝北望過去，恰巧一段低矮的房屋，不致於遮住我們的視線，就看到那龐大的貨棧。那上面懸了一面大旗，屋頂上還看到幾個微小的人形在移動。我不知道那時候我的心中有什麼樣的感覺，我就是凝望着，好像是有點呆了。步鎗聲和手榴彈聲都可以聽到，靠東一些還起着機關槍的聲音。（到後來纔知道那是因爲日本的汽艇想來經過蘇州河抄襲後路，爲美國駐軍開槍阻止而發的槍聲。）我的眼睛有一些濕潤了，我舉起手來搖着，好像他們也搖着手，可是我還故意顯出我的微笑，我看不出來他們是不是也在微笑着。

人很多，後來者也來爭求立足之地，路原就不大寬，車輛的經過動盪的整個的人羣。我想我們該走了，可是站在身邊的D并不肯移動脚步。我只好還站在那裏，遙遙地表示我們的敬仰。

終於我們還是在投了最後一瞥留戀的眼光之後離去了，向東走了幾步，D和C還想走進鐵絲

網去，却爲巡捕阻止了，我們就各自走向自己的住處。

又過了一天的夜間，砲聲好像要把整個的城市震動得翻一個身，把許多睡着的人都驚醒了。那是砲聲最響亮的一個晚上，好像就打在每一家的屋頂上，也好像打在每一個人的心上。我知道，這是日本軍人所發的，因爲他們已經說過將用任何的方法來進攻——爲了使那五百個人撤退，像是他們把整個的上海都毀壞也不吝惜似的。

以後纔知道就是在那洪大的砲聲之中，那五百個人遵守長官的命令撤退了。說是死守原是無謂的犧牲。爲那五百個人，我們原該慶幸，因爲他們是好男兒，他們不該死，他們該把生命化得更有效用一點；可是爲了上海，我的心只有沉下去，沉下去……

二

×
×：

浦東和南市都有大火燒起來，黑烟直竄入空，把清朗的天攪成陰暗的了。不知道是烟還是雲，遮去了陽光，寒風也及時地吹着。

推開窗，就有煙從窗口撲進來，焦敗的氣味使我感到不適；可是我並沒有關上窗子，因爲我想到了有多少人正在火焰之旁和生命做最後的掙扎。

繼了開北的孤軍之後，南市也有一支軍和仇人做最後的周旋。除開了兵士還有警察和保衛團。他們成爲扼守上海的最末的一支軍。我想你還記得南市那個地方的湫隘的街道，繁密的居民……可是日本人想不到這些，他們應用大隊的重轟炸機在上空飛翔擲彈，而滬西區的重炮也瘋狂了般地向那裏攻擊。

整個的城市被撼動了，除開了武裝的兵士，那邊還有許多平民。老的，小的，男的，女的，擁在接近法租界的民國路上，他們爲強烈的活下去的欲望，等候着一條生路。在早，他們也許捨不得他們的家屋財產，而今知道了死亡就在頭頂盤旋，他們不得不捨棄了一切。他們驚喊呼號，看到每一顆炸彈落下來都起一番騷動，即使知道不會落在他們身上，那一邊還有他們的家業。有許多女人還是爲炸彈着實嚇了的，他們看見有多少活生生的人在那一聲之中成爲多少零散的血肉肢體，她們呆了，只要再看見一個炸彈下來，便神經質地狂喊，還在人羣中無目的地衝來撞去。

這人羣已經有三十多小時麤集在那裏了。他們什麼都沒有，入晚也不移動，任一夜寒露的侵蝕，他們在等待一條生路……

可是日本人的轟炸更兇猛地進行着，三架一組的轟炸機得意地在空中翻飛，他們投過了炸彈還投下傳單。（我想除開日本人誰也不能想出來再愚笨的方法吧？）一顆炸彈會毀壞多少幢構造簡單的房屋呢？而燒夷彈引起來的火不能制止地蔓延着……

因爲受了後路攻擊的威脅，浦東方面的守軍也早已奉命撤退了，在不停的試探之後，日本人過了兩天纔上陸，於是在向了南市的黃浦江的東面，日本人安置了炮位，更直接地向南市轟擊……

到晚上我和B君在路上行走，南面的火光照亮了天，在街路中也集了不少的難民。他們有的是從浦東來的。有的是從南市來的。他們一定還不會進飲食，而天又是黑下來了，他們也許更憂心地想到又要到街頭露宿一晚吧？

人很多，坐在自己小小的箱籠行李上；可是他們沒有怨言。我們緩緩地從他們中間走過來。

昨天我寫得很晚纔停下筆，原想今天早晨寄出，可是到今晨得到南市守軍也撤退的信息，我不得不再加上一段。昨天下午我就聽人說過有一部中國兵走進租界裏來，他們已經沒有其他的路可走，不得不放下隨身的武器，有的竟孩子般地哭起來。可是槍砲聲到此刻仍然響着，尤其是機關槍，像狂了似地叫吼。聽說還有一部勇敢的士兵扼守在南市的江邊，雖然日本人的砲火從四面八方打來，他們毫不爲動，他們也是準備來流最後的一滴血。

××，難道我們真的就因爲中國軍從上海四郊撤退而傷心麼？不，至少我們應該有堅強的信心：日本是不能征服我們的。我們不會停手，這也不是戰爭的結尾。這只是一個開端。想想只是這樣的一個「開端」，敵人已經化去多少人力財力，就可以想到想來征服全中國他們還要加上多少血本，即使他們是一直勝利的話。若是他們不能把我們斬盡殺絕，我想我們總有一天我們也把血塗在他

們的國土上！

我還不想離開這裏，我以為凡是居留在上海的人都不應該離開，我們該等待敵人狼狽的敗退。

上海許久不聽槍炮聲了，人心在沉下去一次之後又堅定了，深深地明瞭在抗戰的過程中這是必經的階段。雖然是沉着，可是走在街上也覺得臉上毫無光采，我們都在等候，等候我們的克復。

中夜偶然聽見幾聲槍，快樂突地襲上心頭，就更安靜諦聽。那只是稀稀疏疏的幾聲，也許就再也聽不見了。但是人們的熱望並不因此冷下去，深信總有那麼一天的。

自從國軍退出上海後，上海的情形變了樣，抗日的標語和小冊子都沒有了，即是報紙也受了工部局的勸告改變態度。有幾家報紙停刊了，那幾家不停刊的也把敵軍的字樣改成日軍。日本人照例是瘋狂般地發出一切要求，而那紳士型的外國當局，都很文雅地接受了。其實我以為，像租界這畸形的狀態，早該消滅了。我們情願都化成灰燼，再交給敵人。

由於來源的缺乏，菜蔬米糧的價格都飛漲。天又冷下來，站在民國路街頭的難民還有，曾飛了一次雪珠，冬衣也上身了，晚間走回住所，覺得難耐的寒冷，可是路旁簷下，有許多無家可歸的難民。他們蜷縮在那裏，有的蓋了一張薄被，有的只蓋了一面草蓆。我記得他們這些在日間多半都只得羞縮地向行人伸出手，說了些不在行的話。請求別人去施與。天却是漸漸地冷下去了，難民的數目也更增加了……

南市總是在燃燒，恐怕不久就什麼都燒光了，就是那四行貨棧，自從我們的五百個人退出以後，也燒了幾次。我想，這是敵人無謂的洩憤的舉動。

這些天我們也在盼望着我們的飛機，可是總也不見來，爲什麼呢？也許因爲戰線的移動便不必來了麼？可是我們所要看的只是寒月下的一點機影，和敵人倉皇的槍炮。這將鼓起我們的興致！因爲終日所看到的，無非都是大隊的敵機的出發或是歸來。

戰事的將來如何？是很難說的，但是我堅信中國絕不會亡在日本的手裏，我想每個人都該這樣想。

滬戰雜記

一

這幾天來人心都在不安之中，這不是無望的悲傷，也不是自私的膽怯；只是在緊張的情緒中，一秒一秒地過着日子，好像是由於焦灼引起來的不安。誰都知道那戰爭就要來了，在敵人的壓迫之下，我們將怒吼了；人們正都專心地等待着。——聽那一聲狂吼是不是將使天地變個樣子。

街上的人和車輛頓時擁擠起來，逃難的人羣從北邊湧過來，這幾天一直都是如此，可是這遷移像是沒有完結。我還看見了幾個外國人也在整車地裝滿什物搬動，有一個稍為窮苦一點的中年婦人，也一面揩着汗一面隨着踢車步行，使我想起未起始遷移時節，那些外國人亦如一個旁觀者站在路邊竊笑的情形。

我原是和B君同行的，跳上了電車，問着那個售票人纔知道還可以到老靶子路，我們就買了到底的票，我們原是想到那裏去看看情形的，而電車裏的人也大半和我們抱着同一的心願，所以一路上我們都是從車窗向外張望。

車到了老靶子路停下來，我們也隨了別人走下來，以為關閉了的鐵柵門還開在那裏，只是兩邊

的店面都關了，街角有日本兵值崗。南段仍然有許多入路北，就寥寥可數了。幾個巡捕在十字路口忙碌着，好像路北的那一段，他們不必再過問了。我和B君朝北行去，並沒有碰到阻難。我們過了虬江路，大德里舊居的北四川里的鐵門已經拉上了。走過橫濱橋，在東寶興路那裏折向西去。碎石鋪砌的路沒有人行走，我們的脚步很清朗寂寞地響着回音。道旁有三兩個日本婦人在搜閱新聞報，有一個好像在縫着衣服，她們為什麼還要停留在這死沉沉的街上呢。

經過滬鐵路綫的柵門，三個保安隊守在那裏，我們經過的時候，中間一個問了兩三句，便讓我們過去了。平坦的路上已經沒有一個行人，街旁的店舖早已關緊門窗。轉上寶山路也是一樣的閑寂清靜。

我們向南行，看到堆積的沙袋和鐵絲網，隱蔽在那後邊的是我們正規的兵士。我的心裏突然起了一種異常的感覺，自從「一·二八」以來，在上海一直看不見我們的兵士，而今他們又來了，他們將打碎恥辱的條文，更將拚卻頭顱為我們的國家和敵人周旋。

在路旁，他們也零散地站立，有的就站在電綫桿的後邊，更弄中更有成隊的兵士在那裏休息。他們也許是纔開過來卸下身上的槍械及用品，掬出手絹來揩拭額上的汗。

他們很高興，很有自信似地，有一兩個當地的居民正和他們閑談，他們一邊說一邊微笑着。走到相近河南路的那一段，人多起來了。許多人俯向路西的籬笆，朝裏望，我也看了，望到大隊

的士兵正集合在裏面，從北站到寶山路這一段，已經斷絕行人，持槍的士兵在那裏值崗，幾個穿了制服的路員，還悠閒地坐在藤椅上談話。

許多市民朝了我們的士兵凝望，從他們的眼睛中流出來欽敬愛戴的光來，這再不是使人民厭惡的內戰了，這是全國人民都站立起來的英勇的抗戰，幾個外國的攝影記者站在鐵柵門上拍照。

沿了河南路再向南，到了海寧路朝東，停在一家人平日常來的茶室，別的商店都關了門，他們還繼續營業，他們告訴我，我不打起來他們是不準備關閉的。

匆匆地走了，却把隨時用的眼鏡忘在那茶室裏，那是已經回到四馬路纔發覺的。雖然有的說那邊已經不許通行了，或是戰事隨時就要發作，我還是去到那裏，還不到蓬路，許多人潮南奔了來，所乘的電車也立刻向後行駛，爲什麼誰也不知道，當着人稍稍靜下去，電車也停止，我就走下去。車仍然向北開，我自己却在路上走着，纔走了幾步，向前駛去的電車突然又向後開來，邊路上的行人也隨着狂奔，可是我立住了不會動一步，這一次仍然是什麼都沒有。

取了眼鏡在路角那裏遇到了B君，我們就一同步行至北河南路，又朝南走了，許多人說已經開火了，可是誰也不能確定。

到了晚上，坐在自己房中等待着，我等待諦聽第一聲的鎗礮，充滿了心中的不是驚慌而是興奮！

二

我想如果我是空軍的一員，奉到了偉大神聖的使命，說是要和我們的敵人作戰，也該高興地流着淚踏上飛機吧？在這個時候，眼淚好像是本能地流了出來，決不像某教授所分析所解說的流淚是有什麼作用的吧？我就知道他不會流淚的，日本人到了P城他能安全地溜到遙遠安穩的C城，仍然做那教授。）

這一天我所聽見的是不斷的高射炮和機關槍，我所看見的是我們的飛機在空中翻翔，一團團濃黑的射上去的高射炮彈煙在它們的上下左右。可是它們中的一架，或是兩架，仍然能像鷹隼般疾下，然後就是一聲爆炸，下去的飛機又飛了上來。敵艦好像都驚惶到極點，據說有人看到他們的一個機關槍手半昏迷地不擇方向的濫放。

這麼多年來的仇恨，該鬱結成多麼大的一團呢？忍辱吞聲；到了就要窒息的地步，而敵人的手仍是一分一分地緊上來，難說我們就真的在他們的緊扼下死去？若是我們也是個戰士，把一顆炸彈放下去，看着他們的死亡和損傷，我們一定不會覺得我們殺害了人類，我們會覺得我們的心輕鬆了，丟下去的不只是炸彈，還有憤恨，毀掉的不仅是敵人，還有千結萬結的怨仇。

我寫了這樣的話，你會以為我是偏狹的愛國者麼？我不是的，因為愛人類所以才覺得必須使

這人類的蠱賊從世間消除。我們原不是好殺的，可是如今也只能以殺止殺了。

在九一八的晚間，我們的空軍施行了一次極強大的夜襲。只要是中國人，誰不記得這個日子呢？當初日本人是利用利刃在我們的心上鑲刻的，如今每一個筆畫都還留存不會乾的血漬。過去的幾年間，在壓迫下的同胞，要在強力下做違心的慶祝，活在自己的國土上的我們，想來紀念這個愁痛的日子，也受到直接或間接的鉗制。可是今年却大不同了，我們爽快地喊出來打倒我們的敵人，凡是這麼多年強忍在胸臆間的話都囔出來：日本人是希望我們能忘記那方土地和活在那方土地上的同胞，他們妄想著我們真的忘記了些，可是實在我們記得很清楚，很深刻。

在這樣的一個日子裏，我們的空軍不辜負我們，也不忘記他們的責任。

纔黑下來，他們就來了。那一次的夜襲大約是最大的了，參加的飛機比任何一次都多。因為聽見了高射砲的聲音，纔覺察出飛行的聲音。我走到露台上去看探照燈把天都照亮了。它們轉來轉去搜尋，紅色的星星，也一個個地竄到天空裏。高射砲的射擊是難以設想的緊密。

可是飛機的聲音並沒有小下去，也沒有遠下去；在那麼一個悲痛的日子裏，我們空中的戰士恐怕只有不是自己的死亡就是敵人的毀滅這唯一的信念吧？所以，密集的砲火就不會阻止他們的活躍，我們所能聽見的就是那投擲下來炸彈的隆大的爆裂聲音，所看到的的就是那天邊閃起來的一片照紅了天的火光。完成這任務的勇士的心中起著什麼樣的感覺呢？他們是不是快樂得淌下淚來？

們中的許多個就是生長在那方失去的土地上，爲六年前敵人的暴行纔使得他們沒有了家鄉，而且他們曾聽見也看見過他們鄉土上的人羣在敵人的鐵腕下做着無望的呼號。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也能看見炸彈下敵人的驚恐，也聽得到敵人的喊叫，或者也能看到敵人碎裂的屍身揚在空中？他們還不該笑麼？還不該大聲地笑麼？

這一晚好像就有四次或是五次的襲擊，每一次都佔了相當長的時間。最後的一次像是我已經睡到床上，又爲砲聲震醒，披起衣服就跑到露台上。看看鐘，已是另一個早晨的三點鐘，夜風雖然吹得我的身子微微戰抖，可是我的心却極熱。它幾乎是燃燒，我暗自想着：「我們是以血來洗滌舊日的血跡」……

孤島的印象

一

走在一條僻靜的路上，從那有洞隙的牆望進去，看到草地上站着的多是一些斷腿折臂的漢子。那是一座有庭院的洋房，沒有標記，也沒有人告訴我；可是我立刻就想到那些是爲了捍衛祖國土地受傷的弟兄們。雖然像是還有急迫的事待做，也就戀戀地停下了脚步，從那沒有遮掩的地方望到裏面去。

他們的傷創好像多已復原了，有的正在試着用一隻腿走路的新步；可是在他們的眉尖自然罩了一層憂鬱的暗雲。那時候距離我們的軍隊從上海近郊撤退已經有四個月，天氣又是溫煦煦的初春了，他們雖然安好地養息他們的身體，可是他們就被關在那裏面。門前是武裝的巡捕，就是想走到牆邊也不可能，因爲那還豎立起一道刺鐵絲的網。難說他們就只該像家畜一樣地豢養得很好，過着無窮盡的日子麼？

在熱鬧的街路上，却橫衝直撞地多了些走着鴨步的日本兵。在他們那些瘴惡的臉容以外，有的還生着極長的鬚髮，這使我想到了穴居的原始人。他們却是具有原始人的蠻性，還有近代人的狡猾；但

是我對於他們何以使鬚髮生得那麼長有些不解。難說真是殺戮的工作使他們得不着一點空閒，或是用以更加甚那兇惡的形狀麼？若說是爲了威武的氣概，那麼許多人都都不相信的。不是有些個曾在公共場所中做出難堪的醜態麼？不是有的叫鬧，任意酗酒，使見到的人都覺得厭惡麼？就是在一家極高尙的飯館中也遇到過從廁所出來一面走一面擲着褲子的。後來是看到他們無論是誰都悄悄地走避了，於是他們就更可以任性地喧囂，抱着空洞的戰勝者的謬念，就以爲什麼什麼都是在他們的下面了。

我想只有當死亡抓牢他們之前一剎那，他們纔能悟到自己的錯誤吧；可是只有心中知道，說大約是說不出的了。

二

真成爲一隻孤島了，不只兩條鐵路線不能通行，即是南市閘北也變成不能踏足的魔窟。靠了黃浦江和無邊的海洋，多少隻掛了外國旗幟的船把孤島上的人送到遠方去。離開的人固然多，重來的也不少，滬西越界築路一帶的房子滿了，就是蘇州河北四川路西的房子，也裝滿了人。而租界中的繁榮，一點也不會減少。

有的人竟安心地說：「好了，這裏更平安了，日本人不會再和租界當局有什麼衝突。」我看看說

這些話的人，我知道他們正是那些膽小的傢伙，在開始抗戰的時候便惴惴地只顧到一己的安全，妻兒的安全，一直擔心着整個上海的毀滅，他們會成爲死亡的三百萬人口中的幾個。他們居然活下來了，像屋角膽小的老鼠。

可是當我們的士兵在上海撤退的時節，向任何一方的天空望過去都看得見冲天的濃烟，晚來則是照耀得紅紅的天。那時我的心中被無比的悲憤抓住了，我幾乎大聲地叫出來：「燒吧，燒吧，把什麼都燒光吧。燒攏來，燒近來吧，我們什麼都不要了。把恥辱的泉源燒乾吧，把奴隸的監獄燒燬吧，我們願意死，我們死得自由，死得光榮。偷生還有什麼用呢？靠了別人的蔭護不是新的恥辱麼？要我們死吧，這是時候了；讓那盲目的焰火捲去我們的所有吧，連同我們的敵人，我們的羞恥。」

那方土地並沒有如我的詛咒毀去，更成了多少經過流離困苦的人們的家，他們過着像從前一樣安逸的生活，全記不起來在我們的國土上正有多少男兒拚却熱血和頭顱，和敵人們做着決死的爭鬥。

難說這是應該的麼？
難說這是應該的麼？

三

記得那正是我們約士兵從南京撤退之後，只有稀少的敵人在滬西一帶過去，法租界上接近民

國路的鐵門都關上了。在這面，人安逸地望着，大量的車馬行人毫不改變地在街上流着；在那面，多少男女老幼擁擠着連同一些什物，塞滿每個鐵門。可是那些鐵門兀自緊閉着，巡捕們還用鞭子和木棒抽打着從隙縫中伸過來的手。

他們有的已經兩天沒有食物入口了，就是水也沒有，夜裏還下雨，寒冬的風將更使雨水像冰一樣地淋在他們的身上，不時的驚恐又嚇壞了他們。一個或兩個武裝的敵人走過了，平端着槍，誰能保他們不射擊呢？一個走了又是一個，誰能算得定他們不被連串地牽走，遭遇最後的命運呢？他們望過去，那是安全的地方呵，有的喫有的喝，更能不受風雨的侵襲，也不致於被敵人任意殺戮。是的，那邊是好地方，入晚都看得見輝耀的電燈，甚至於也有歡樂的人們，他們的笑聲夾着音樂吹過來。

可是這中間却立着一道嚴峻的鐵門！

「我們只要過去就是了，在街旁，在別人屋檐的下面，我們就能滿足了呵！」

他們有的這樣哀求着，復伸過去無望的手，就被重重地打了一下。

在這邊，有笑着的臉，有兇惡的臉，有同情的臉；在那邊綜合了那些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却只是一副哀苦的，絕望的，恐懼的臉。

在中間，是一道可以互望而不能互通的鐵門！

在轟炸中

那時候我真的陷入不能進也不能退的地步了，原和×君約定在××見面，但還沒有把事料理清楚警報就來了，隨着飛機就在頂上盤桓。

住在樓上的躲到樓下來，更胆小的隨着人流湧出巷口，可是誰知道該走到什麼地方去呢？高射炮的射擊已經響着，放哨的軍警在叱着繼續行路的人，那些人只得停住腳步，茫然地不知等待些什麼。

纔一緩和些下來的時候，我就急急地走出去，飛機已經在我們房屋的附近投過幾個炸彈，在××裏的×君也許以為我遭了傷亡；可是我呢，也在想着或許他所在的地方落了彈。那沒有什麼關係的，我隨即想到，因為我記得那上面搭了所謂的防空網，而且每遇警報到來，就有許多人奔到那邊去。有些人簡直是從早晨便等在那邊。

我好不容易擠進了××騎樓的入口便無法移動我的身子。這時候因為飛機的聲音又響起來，外面的人又朝裏邊湧；可是，裏面是再也沒有下腳的地方，我就夾在中間。那原是一條騎樓下的行人道，近街那一面堆了沙袋木板，出入口也塞了一半，形成一條可以避難的防空所，空氣本來是很流通也

很涼爽的，因為過多的人，每個人的衣服都被汗浸透了。沒有扇子揮的人就用衣襟，我是用報紙搖着。當飛機飛行的聲音更大的時候，什麼都靜止了。人們都蹲在地上，有的用手掩着耳朵。這時候機關槍的聲音答答地吼着，有的是掃射下來的，有的是沖擊上去的。纔不多時，就轟的一聲響，房子好像抖了一下，烟塵立刻就迷滿了空中，我什麼都看不見了。

我一直是站在那裏，好像有人緊緊地抱住我的腿，我想只要對我沒有太大的妨礙，我就任之去吧！那時候每個人都感覺到自己真是太沒有依附了——誰知道什麼時候會有一顆炸彈落下來，就和瓦礫灰塵飛揚在空中呢？

我的眼睛再看見的時候，纔看到把臉伏在我腳上，把手臂抱了我的腿的是一個穿短衣的男子。他全身貼在地上，像一隻將要被殺的羊，可怕地抖着，他的背部全部汗水流濕了，可是他在抖着。我有點厭惡了，既不是女人，又不是孩子，一個長成的男人會怕得這樣還有什麼用呢？若是我還能移動我的腿的話，我一定踢翻了他。我不要這樣可恥的人攀住我。

雖然我不能踢，我的腳還能稍稍動一動，表示我的不願；可是那個人照舊抓緊我，連頭也不抬。我更厭惡他了，他的抖動又使我的心不安，我也不願意再表示什麼，把眼抬起來靜靜地站在那裏。

等到飛機的聲音小下去的時候，我纔覺得我的腿輕鬆些，低下頭去，就看見仰起來的紙白的一張臉。他的眼睛大張着，嘴角浮着苦笑，像是對我表示着謝意似地。他的眼睛雖然極大，却呆在那裏，我

再留心觀察，纔發覺他是一個不能看的人。是的，他看不見這個世界，看不見人類；可是他懼怕了，他不知道同爲人類的動物，會以什麼樣兇酷的手段來殘殺！是的，他看不見世上美好的事物，他也看不見人的笑容，他只遭受這不可知的危難。他也要活下去的，對於世界和人類大約是沒有什麼依戀的吧；可是自己的生畢竟是可貴的。在那時候，他也深深地感到生的威脅吧，所以他像羊似他匍伏在那裏，悲慘地全身抖着。

對於這個人，我起了無用的同情心，也曾加了心中的憤恨，我感到和那些飛行劊子手們同爲人類的可恥。

過些時，×君也從裏面擠出來，他遇到我，我們就衝到外面去。這時街上已經有幾個行人，還沒有走到幾步就遇到×君，他是來尋我們的，因爲聽說我們去的××，已經中彈了。

是活着，還是死了呢，笑笑也就過去了。太陽掛在中天，怕將近午刻了。

殘殺之後

這一天敵人們殘殺終止了，那已經是夜間，沒有燈，整個的城市爲黑暗緊緊包住了。若是能到
哪方還有一點火亮，那就是燒夷彈所引起來還未休止的火災。我們幾個人揀着路走回去，纔走到中
途就爲武裝的壯丁阻止了，因爲前面就是災場，不許通過的，這時我纔彷彿看到有一根繩欄在路的
中間。這樣我們只得繞了一條小巷去走，轉了幾個灣，再走出巷口，就是我們住所前那個廣場。在那
上面我曾看見一個炸去了前胸和手臂的人，血染滿了身，像一隻纔被宰殺的鷄，下意識地跳動着，已
經傷得極重了，他還盡了殘餘的一點力量向生的這一面伸出求救的手。可是死亡却默默地、有力地
抓住他，在我們的眼前他終於停止了一切的抖動，安靜地了結他的生命。可是如今什麼都看不見了，
只有幾具排在那裏的屍骸，還有不知道爲什麼點燃起來的紅燭，微風吹着燭焰跳動着。一個看守的
人無言地把頭架在手掌的上面蹲在那裏，茫然地不知望些什麼。

天上掛齊了繁星，柔軟的樹枝在拂着那些星星們，充滿了空氣中的却是屍臭的氣味，就是用手
帕掩了口鼻，那臭氣也要衝進來，我們急急地走過，走進自己住所的入口，在暗中爬上了三樓。

我們都沉默着，誰也沒有句話，人好像是極疲倦了，可是我們還有許多事要做。我們不能睡，點

起一支素燭來，恰足以照出每個人的臉，望着別一個的臉，已經尋不出驚恐的神情，只是恬靜地像渴求着適舒的安息。

可是我的心上却有塗不去的記憶，每次飛機在頂上盤桓的時候，接着便是發着慘厲聲音的沉下，彷彿那顆炸彈就要落在頭頂上了；在一陣像落大雨點的聲音之後，就是一聲極大的爆炸。覺得沒有死，就抬起頭來，相對着苦笑一下，好像要安慰別人也安慰自己似的，坐在一邊的老女人，不停地呻吟着佛號，還在抖着。×君坐在牆角，簡直是把頭埋在兩膝的中間，兩隻手掌蓋了頭頂。當我們纔能喘出一口氣，頂上的飛機又發出可怕的聲音向地面上鑽了。

我不知道那時候我想了些什麼，也許我什麼都沒有想。因為聲音那樣響，就知道就是不落在自己的頭頂上也遠不出什麼去。每次把頭低下來也并不有含懼怕的意味，又說不上是保護，好像是不願意看死亡的惡像，在把頭低下去的時候，就結了生命更自然一些。但是我的心中却燃着一股強烈的憤怒之火，我不甘心這樣死去，因為我不見對手，我也不能和他爭鬥。我們只能在鬥爭中求生存，從苦難裏磨煉出不屈的意志。

燭盡了，我們仍是靜靜地坐在那裏，黑暗中我什麼都看不見，好像我只能看到幾雙發亮的眼睛。

飛行的創子手

警報又像哭似地叫着，在這個城裏住慣了的人，對於它都很熟稔了，誰都沒有恐懼的心，走在街心的人都懶得到街邊去，就是警察也不想跑去勸告……一切都像平常的樣子。

緊急警報又發出來短促而淒急的聲音，像在空中打着旋子，可是人們仍然安靜地做着他們的事。

聽到飛機的聲音了，有些人立到街上去望。蔚藍的天上滑着耀眼的陽光，用手遮在眼前爭勝地數着「兩架——四架——呵七架呢！」

「不，一共是八架，你不看見那邊還有一架麼？」

短視的人，是什麼也不會看見，儘管隨了別人的手指，望去只看見一朵朵白色的煙花，——那是高射炮的射擊。

「哼，飛得太高了，高射炮打不上的，你看，不過像蚊子那麼大。」

突然有更大的聲音響起來，有人以為是再大的高射炮，有的人却點明那是轟炸了；同時機關槍的掃射也答答地響起來。

彈。
在那麼高度的飛行中，在這居住了稠密平民的市區中，英勇的皇軍飛行士投下了二十多個炸

.....

近晚我們也走向一處被炸燬的茶麵館去，行人很多，都朝那一個方向走，兵士們站在街心指揮過多的人。我們走到近前，就看到化成一堆瓦爍的殘屋，許多救護人員正在那裏挖掘埋在裏面的屍身，已經搜掘出來的什物中有一張被一半都燒焦了，那一半染着鮮紅的血。

在那邊，幾個人抬出一具屍身來，蜷曲着，染滿了泥土，因為離得太遠，不能看清他的面目。

人們安靜下來了，在每個人的心上也許想着怎麼樣劃上一筆血的印跡，大量原該有限度的，只是呼號有什麼用呢。

我們懷着憤恨的沉重的心離開了那裏。

卑劣的屠殺

正自驚嘆着山城冬季裏難得的好天氣，像哭號一般的警報鳴鳴地響起來了。

這是有蔚藍的天空和溫暖的陽光的第三日，從夜晚便鎖籠來的霧罩到十點鐘左右便漸漸消散，對岸的屋宇樹林和描着大大的兩個「字水」的山石，纔像扯去了面紗；像哭號一般的警報鳴鳴地響起來了。

像往常一樣地我們坐在那裏，也不願意去躲避。不知道爲什麼心裏會存着不該有的倖念：「敵人大約不會來轟炸市區。」這真是毫無理由的想頭，那時不只互在我的心頭，許多人都都這樣想着。更由於住處的不便，增重了我們的情性。

在我們寓所的那條石巷是和一條繁盛的街與浩蕩的江平行的。站在巷邊，便可望見灘上移動着的人形，甚至雜列的卵石。所以當緊急警報叫着的時節，我們仍然守在房裏。

同院居住的人，起始倉皇闖逃，走到門口，兩個壯丁攔在那裏，說是敵機就要來了，不能再走到街上去。

在一番小小的爭執之後，那些人纔沮喪地坐在門洞裏，果然敵人的飛機聲響起來了。那是遲鈍

的不快的聲音，漸漸地更大，更清晰了。

於是我們從三樓走下去，樓下這時已經有些人，突然就有一下爆裂的聲音，把所有的人震了一下，還沒有等辨別爆炸的遠近，更大的第二聲又響起來了。

這時飛機已經在頭頂上盤旋着了，機關槍擊着屋頂的瓦面，像夏日的驟雨打在塵埃上，飛機投彈時朝下鑽發出的淒厲的聲音，像在每個人的心上劃一刀。

人們全都變了，孩子哭號着，一個中年人立在牆角，蒼白着臉緊咬着嘴唇，一個年青女子，原是在一個年青男人的手臂中，身子縮下去，整個臉可怕地痙攣着，她像是想哭又哭不出，她蹲着，在尋找一個可以容得她的地隙。

我同情地望着她，可是我自己也知道這同情沒有一點用，在這晴朗的天空中，卑污的劊子手，正任意地飛行着，施行殘酷的屠殺，寧謐的天地被攪得昏暗了。每個人的心都像從胸膛裏跳上來，哽在喉嚨那裏。張大眼睛諦聽着，可是我們什麼都看不見，除開那幾張緊張着，想從悲慘的命運中逃出來的臉。

忽然又是一聲，先像無邊的落葉，隨後就發強烈的爆炸。門窗都自動地開了，頸間兩條肌肉感到倍分的酸痛。我不自主地張開嘴，別人也都像塑像似地呆定在那裏。

我懷有滿膺的忿恨，捏緊的拳頭不知道該落在哪個的身上。我覺得這是極不公平，極可恥的行

徑，他們不只炸死我們的人，即是生存者，也加以無上的精神的磨害……

到晚來，我抱着疲倦的身心走到街上，驚惶的人羣在路邊湧着，每個人張惶地空洞地朝前走，沒有笑語，沒有歡樂，臉上像蒙了一層溶鉛，半掩着的店鋪裏透出搖曳的燭光，一家茶食店纔把一盞煤汽燈懸起來，我就看到一架担架床，那上面沒有人，血污的帆布變成濃紫的顏色！

我也難在張惶的人羣中走着。

一月十六日

五月四日

我以這個月日做爲我文章的標題，在這一天，幾十架日本轟炸機，從不同的方向竄入市空，濫無目標地投下數不清的炸彈和燃燒彈，母親們失去了子女，孩子們丟了他們的慈親，站在路邊用可憐的小手揉着那被硝烟薰炙和由於哭泣而紅腫的眼睛。而無數的人從此失去了一切，深幸着逃出來的孑然一身，伏在巷角，躺在沙灘上的石塊僅望着那個山城吐着兇烈的火焰……

孩子們的哀號和女人們無救的嘶叫，繼續着從高空中投下來的炸彈和燃燒彈，使那間小小的軍房顫抖着。我忘記了自己還生存在十分鐘以前的世界中，抬起頭來，我的視野完全被灰塵和烟霧填滿了。我揉揉眼睛，一切都沒有能顯得明晰一點，硝磺和燒焦的氣味使我噙嗽。我邁了一步，腳下全是震碎的玻璃和瓦礫，另外幾個人在昏暗中撲來撲去，而且大嚷着說距我們不到一丈的小房子，不知被什麼打穿了。

我們只有一個人受了些微的傷，那當然是算不了什麼，可是我們必須離開這裏了，因爲火在附近兇猛地燒着。

我首先取了在庭院中小几上放着的一本簿子，那上面記錄着這幾年來我的工作的實況，而且

在那裏面還夾了最近友人的來信，和有一些稿件。我一時看不到它，因為它被埋在塵埃的下面；我找到之後，把灰塵拂去了，就祕密地把它夾在我的腋下。爲了幫助我的友人，還把幾件大衣放在我的肩上，我們就跨出了前門。我們是四個人，兩個女的，兩個男的。

街路整個地變了樣子，對面和左右的房子都震到了，有的還撐着一付空架子站在那裏，可是裏面已經一無所有，鷄街口的房子被火焰吞噬了，它好像還不足似的，把長舌探到對街的房舍來。

我早就知道火是沒有沉靜的性子，可是變成那麼惡毒，實在是想不到的。火焰並不是向上升起，它貪婪地朝四面砥着，無數的火星竄舞着。它想把一切都做它馴順的俘虜。

人們張惶地走着，孩子們朝火裏望，哭喊着媽媽，從一條小路覓出來一個滿頭灰土滿臉汗水的婦人，提着一個大包袱，提着一個孩子的手就走了。那個孩子止住了哭泣，就是絆倒在地上也不做一聲；可是留在那裏的孩子們，仍然哭着。

路，全不像路了，天黑下來，火光却照亮了天空。我們站在路邊，本想等一下還沒有出來的友人，可是我們無法立脚，捲在人的激流中，向前滾着。

彷彿我們是生活在一座大森林中的動物，當着一把火使那個森林燃起來，那些動物該以如何驚惶的迅步，互相擁擠着，無目的地奔逃着！

我們真是不知道朝哪邊走纔好，在我們四個人中間沒有一個對於路徑是熟習的。從不同的路

上許多人都流出來，多是站在路的中間不知道怎麼走，可是火在四圍燒着，東方，西方，北方也有，焦枯的烟使我們的呼吸感到困難，老年人，載了塵土，彎着腰，一壁走一壁噓嗽着。

順了人流，我們朝上坡行。我們雖然不知道將要到什麼地方去，別的許多人也正像我們一樣。人們變成又暴躁又可憐的了，誰也不知道這一晚上是不是可以從這危難中逃出去。一個孩子拉了我的衣襟，哀哭地說着：「先生，你們帶我走吧，我一家人都走散了，我又不知道路。」可是我們有什麼更良善的方法呢，只得坦白地和他說：「那是應該的，不過我們也不知道怎麼走好。」

在黑暗中我清晰地看到那一隻失望的眸子，我幾乎要哭了；可是我們也正是沒有法子，多時正停在沒有去處的路口，把肩上的食物放下來，稍稍喘兩口氣。我看着那個失望的孩子轉向另一個遭難的人，我的心只誠懇地希望別人能引他一條路，在那一條路的上面，能遇到他的家人。

我們實在不願意再投進衆人的激流裏，在沒有途徑的路上，我們想走一條新的，於是我們鑽進了路口，不久，我們就站在路的邊沿上。這樣，我就看清楚了這處正在燃燒的一場大火，照亮了對岸的樓屋，照亮了天。在污穢的土坡上，我們是溜着滾着下去的。前面的人還沒有立定，後面的就因為收不住腳衝下來。咆哮的江水流在下面，我們支持着不平衡的身子向前爬行。越過參差的石塊，一步高一步低地走着。汗水淌滿了臉，眼鏡的玻璃模糊了，而肩上食物的重量也像是增加了。

可是，我們還是走着，雖然我們不知道路，却相信走着正確的方向，就相信自己一定能走出去的。

有時我們的脚完全陷在水流和污泥之中，那是因為救火從這個城的高處流下來的水。於是另外一個朋友，雖然已經疲憊了，也不得不把兩個女的順序地背過去。

我們真的走了一條崎嶇的長路，走上去又走下來，近四小時化費在奔波上。到了弟弟的家中，好像抱了自己的腿爬上三層樓，不但襯衫濕透了，就是上衣也加了一倍的重量。

火，還是在燃燒着。

這一天，既不是暴行的起始，也不是終結，那座和平的城市已經被魔手們作踐過了，可是他們——我用什麼樣的字纔能給他們確切的形容呢？那麼我也說那些是鬼畜以上的東西們吧，——不斷地來，使倖免的房屋也塌成一片瓦礫，在瓦礫上再炸成一個丈把方圓的深坑。是的，這個城全變了樣子，看不到那些熟習的街路，遇不見擁擠的人羣，被轟炸，被烈火，使它成爲一片瓦礫場。可是大地亦做片刻的抖動，血肉的灌溉使它立刻鎮靜了，於是我們——這些幸而從殘酷的屠殺中活下來的人們，站定了脚步，堅實地，毫不恐懼地，送迎着敵人，而我們所有的，是一顆無比的，鋼鉄般的，堅硬的心。

短 簡 (一)

……我已經很疲乏了，這一天我好像做了一連串的惡夢，方纔我的友人走回來告訴我，在這繁盛的市區中有三十幾處被炸，還說到一個工人炸去了四肢死掉，有些地方遭受了轟炸，房屋坍塌了，人死去了，正在有人做救護工作的時候，突然又落下來許多燃燒彈，於是那裏就起了一片火。……我想我並不是活在人間，任何種族的人不會這樣殘暴的，我不信我的耳朵，我不信我的眼睛，我只能想到那是夢，那是兇險的夢，在夢中出現的是一羣鬼畜以上的惡魔。

那時候我正坐在樓下，警報早已來過了；下了幾天雨，得過了幾天安靜的日子，看到青天浮雲太陽，早就想到會有飛機來的，可是沒有人爲那淒厲的汽笛所驚擾，像往日一樣地各人仍自做着自己的事。一直到了聽見洪大的馬鳴聲音也還是那樣，不過有幾個人指點着觀望而已。那些飛機却不像從前一瞥而過就在頭頂上的天空中飛。我原是坐在那裏的，一點也不被驚擾，可是門前的甬道中擠了許多人，有的是住在樓上的人，有的是路上的行人。

突然他們湧到我的房裏來，我站起身，在我的耳中響着的是那低沉漸渾重的像鬼哭一般的飛機朝下鑽的濁音，纔終止時便起了一聲爆炸，連門窗上的玻璃都震得響了，這時沒有一點人聲，站到

我面前的許多人像一尊尊的泥像，有幾個人狂亂地叫了兩聲正要走出去，又爲值崗的兵士叱住把腳縮回來，有幾個人的臉像紙一樣的白，飛機飛行的聲音，並沒有消去也沒有遠，仍是在我們的頭頂上轉着。

我不知道在什麼時候也站起來了，在二樓的C和T也走下來，S走進房裏去，我從窗口望出去，看到好幾個婦人抱了孩子沿着牆邊走，那些孩子有的還睡着，有的極不情願地醒轉來嗚嗚地哭，可是做母親的不顧那些倉惶地拔着腳步，他們的臉多半也失去了血色。

高射炮的聲音不斷地響着，可是那並不會阻止他們狂暴的行爲，他們遠從天空掃射着機關槍，隔不了多少時就響一下爆炸的聲音，在那一聲裏，我的眼前立刻就顯出一堆瓦礫和一片血肉。

那些人呢，時而出去了，時而又跑進來。大家沉默着，誰也不說一句話。都把一點精神放在怎樣來躲避這蠻性的殘殺。

我簡直不知道那時候在想些什麼，一個友人說我那時候臉白了，我想也許是的，因爲我看到他們的臉那時候也白着，我並不恐懼，可是我不願就那樣死去，我想這次犧牲了生命的人，沒有一個願意這樣死去的吧！他們也並不怕死，若是能有一拳一脚對打的機會，他們也自然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可是這情形就不同了，我們連魔鬼的臉形也不會看到，却由他們把炸彈丟下來，以無辜的平民的軀體做爲他們的鵠的，由他們任意屠殺，在我們的心中自然起了深厚的憤恨，而在他們的兇暴行爲以

外還帶了無恥的成分。

設使我是一個飛行員，那麼我就一定會和他們拚一個高下的，即使我是一個射手，我也將沉着地射擊，以炮火的威力來驅逐那些無恥的劊子手，可是我却相同這個城市裏居住的許多人一樣，我只有一雙空手，在地面上還可以和人搏鬥的，如今却只等待着最後的命運，若是一顆炸彈落下來，也許不會一下死去，或是受了傷，瓦石壓在身上，我只好忍受一切苦痛的折磨，誰能在這樣的景況之下安心呢！

我的心雖是強烈地跳着，我的舉止却略顯一點呆滯了。我極不甘心這樣等待着。每次聽到飛機向下鑽飛的淒音，許多人就慌亂地騷動着，他們跑到裏面，有的還想鑽到桌下，我只是兀然地站在那裏，也許我的額際沁出一點汗來，我極力想使自己鎮靜，有的因為相距不遠，一顆炸彈落下來時節，連空氣也被波動了，我望着幾個友人，微微地苦笑着，我們就只是這樣地過了一天。

下午，我已經覺得很疲乏了，伏在桌上就睡起來，在先一個友人告訴我他的經驗，說是每當神經過度地緊張過一陣，必定感到疲困的，那時候我還不大相信，這一天空襲警報纔解除，我就打了一個哈欠，坐在對面的友人也張大了嘴，於是我就伏在桌上睡起來，可是沒有睡得多多長久，警報又來了，人又湧進來了，我醒轉來又站起身。

我不知道這樣的日子還能過多少天，也許不久我一句話也不能說就永遠躺在地下，可是我懷

疑，難說這樣無恥的屠殺就任他們繼續下去麼。如果他們還被認為是人類那麼多數的人類，爲了最低度的正義與公理應該來裁判他們兇暴的行爲，若是他們已經失去了人性，那麼我們應該撲殺他們和他們做最後的決鬥，像原始時代我們的祖先和那些巨獸爭戰一樣。過分的大量與寬容只顯出一個人的懦弱。我們不該再優待他們的空軍俘虜，因爲他們的一雙魔手曾經屠殺了許多我們的同胞。

我想你該同意我的，你一向是大量的人，如果在這個城市裏過一天的日子，也許你的憤恨比我的還深重，我還是很疲乏，不能再寫下去了……

廿七年五月廿八日

短 簡 (一)

——寄 弟 書

……上一封信，我還殷殷地關心你的健康，這封信你就以行動來回答我了。你不只告訴我你近來很好，而且告訴我你最近的決心；我沒有話說，弟弟，在你的面前，我只覺得慚愧。

纔打開你給我的信，我有一點好像呆住了似的；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會那樣，我只覺得是被一件實生的事件驚住了。過後想起來，我以為那是不應該的，在這個時期中，不是有許多像你一樣年青的人走了這條路麼？

你說到工作的乏味，我也知道，這一節Y君已經和我說過了，我想也不只是這個原因的，我記得你從東北出來的時候，到了上海，便像半瘋狂似地愛着祖國的一切事物。你說你許久沒有看見過這些那些了，你是那麼一個富于情感的人，有的時候，你的大眼睛裏還轉着淚水，有一次你問過我一句話，「爲什麼上海沒有中國兵呢？」我想你不是不知道，一經我提起，你便也記起「一·二八」來。那時候我看到從你眼睛裏射過來憤怒的光焰，你切齒地說早晚中國兵還要來的，可是，我隨即用手指給你在市中心田野間操演的保安隊，立刻我就看到從你心底浮上來的歡欣。我還記得那天你就呆呆

她站在那裏看到黃昏後，那邊是夏天，你不願陽光的炙曬，你也不管近晚，我們該怎樣再回到住處去，我也不忍問你，就等你自己要走的時候纔走，由于途徑的生疏，我們乘了星光走許多模糊的路，還算好，終於到了所住的地方。

也許那時候我還有一點覺得奇怪，甚至于想到你幾年來一人的苦讀，把個性養得更孤僻了。如今，我知道自己的錯誤，于是使我更想起來你和我說的，你讓我在這裏多留幾天吧，這些年來，我的神經都有些失常了，不是因為我讀的文學，我早就離開那裏，在那裏隨時都有日本人來搜檢，每次總有一兩個中國學生被帶走了。你想一個人在那樣的環境下還能活得甚麼？到這裏來，我看見什麼都興奮，這到底還是我們的土地，你不知道我呼吸到自由的空氣，心裏是如何高興，在最近這封信裏我還和我說起：「我是從日本人的手掌下逃出來的，我再沒有什麼懼怕，就是有一天我死了也算不得什麼，我已經用第二條性命來和敵人周旋了。」

而今你什麼都看到了，你不甘心住在安全的地方，在你的來信中你抱怨精神的煩苦，你說你還看到那個城裏許多醉生夢死的人，我知道遲早你是忍不住的，果然有了這一天，你說你要到前面去。我知道你所學的文學也可以使你對於我們的國家盡一份力量，不是陸續有從那個國度裏過來的飛行士？在以血肉之軀幫助我們的抗戰麼？你懂得他們的語言，你正該把我們人民對他們感謝的心意傳達過去。你說你也許去做高射炮手，憑了你四年大學的機械知識，或者能更準確地把飛行

的創子手從高空裏射擊下來。你更說你或許加入機械化部隊，真的和敵人在疆場上爭戰，我想這也好的，只憑血肉身軀的犧牲是過大了，這次抗戰使我們得到不同方面的醒悟，大刀紅纓槍只是歷史上的陳物，我們要有和敵人相同的軍器，纔能以較小的犧牲，奪取最後的勝利。

去吧，弟弟！你已經尋得該走的路了，等你把敵人從我們的土地上驅逐出去以後，我再和你做熱情擁抱吧！

我懷念你們

年青的朋友們，雖然現在我和你們有千萬里之隔，可是我懷念着你們。

在你們所居住的地方，我也曾消磨過六七年的日子，儘管平時我厭惡它，恨不得一時離開它，再也不看它一眼，可是當着我真的離開它了，我心中也自然地生起一番眷戀之情，更使我惦記的，還是仍然生活在那裏的你們。

現在讓我向你們大聲地問詢：「你們都好嗎？」

或者你們以為我不該這樣來問，你們或許要反責我一聲：「現在的時候，個人的安危還算得了什麼！」是的，年青的朋友們，你們的責問是應該的，即使你們懷了一點憤慨之心也不為之過，只是這句話正是一個人關心一些人，他只一張開嘴，隨即衝了出來的，那裏面含有一點至極的友情，那時候他想不到其他適合年青友人脾胃的話，你們應該原諒他急不擇言的苦心。

和你們不住在同一的城市中，已經有六個月了，當我還住在那裏的時候，那麼一個繁盛的都市已經成爲一個「孤島」，關北沒有了，南市浦東沒有了，就是租界的一部也不能有居民，那麼在較狹窄的區域中你們過着日子，你們渴望着自由的空氣。可是你們還看到有許多人又源源地來到，你們

是想出來的，看到那些人自然會詛咒：「這種死人，爲什麼還要回來呢？」

那些人，由于我的猜想，一部是住在鄉鎮的人，因爲不安寧的情況不得不擠到孤島上去，有的是自從展開了抗戰就輾轉流徙，因爲平日養尊處優，再也忍受不了遷移的苦痛，就再回到以爲是安樂的「孤島」上去。

孤島真是安樂的麼？設若我問着你們的時候，你們一定會一面急遽地搖着頭，一面大聲地喊出來：「不，不是。」就是由于我的揣測，孤島也決不是安樂的，那完全是一個反常的現象，在敵人的後方，還會有這麼多人民——而且是不甘降服的人民！我知道你們有更堅定的信心，更熱的血，——你們相信這個民族的再生，你們相信塗染着血跡的光榮的勝利終於會落在我們的頭上。因爲這樣你們更感到焦灼，因爲成了孤島好像一部已經和外面隔絕，你們或以爲別人忘了你們，忘了你們所感到的苦悶。不是這樣的，我們總在懷念着你們，尤其是曾在上海住過的人，更關心你們。（一個友人告訴我他曾經隨了一大隊人游行，看到上海流亡學生團體自然地淌出淚來。）內地固然需要你們，上海却更需要你們。在上海除開你們之外，還有許多居民，他們的年齡，思想，職業，……自然都不相同，儘有些是自私的傢伙，再有一些多疑的，信念時時動搖的沒有主見的人物，還有那些過分看個人的利害而會忘掉自己的，……這許多人都和你們一同生活在孤島上，那麼你們就該來引導他們，糾正他們，使他們能和你們一樣的信心，一樣的熱誠。這並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工作，尤其是在「孤島」的情

形之下，減少這種心地不安的分子，正是增加全民族的力量，終于使這力量能達到這最後的勝利。在偉大的時代中，每個人都遭受想不到的痛苦，那麼年青的朋友們，你們即使很苦痛，也只得忍受了。

這正是「八·一三」，去年的這一天我還在上海聽到第一聲炮火，而今我在極遠的一個城市中，猶纔又有萬人的行列從窗下過去，他們勇敢地呼叫，因為這個城從早到晚在受着日本飛機空襲的威脅。我嘆讀他們的英勇，我也在懷念着你們，你們和他們雖然沒有走相同的一條路，可是我相信你們也是極英勇的。

廿七年八一三

小城遠簡

年青的友人們，如今我旅行到一個小小的城裏，和你們所居住有三百萬或是四百萬人口的上海比起來，我只得加上「小小」這個形容詞，因為由於我的估計它不過有幾千居民。城是小的，城牆也不過一丈高；可是它並不偏僻，有多少過路人每天要經過這裏，歇歇腳，睡一夜硬板床，再繼續他們的旅程。

在先，這些過路人也許只是一些本省的小商人，或是從鎮裏到大城去的學生們，來到這裏，也和他們的家鄉差不多，一切語言習慣都相通，而今却不同了，多些外路人（還有外國人）坐了一日公路車，到這過一夜，第二天乘早趕路。

這個小城，在抗戰以前若是成心到地圖上去找也許還要看不到，現在只要說起從香港到重慶去該怎麼走，到了梧州之後，第一夜公路的停站，就該說到這個小城了。再往下說，還要說到更小更小的城，爲了要到達目的地，他們不多計較路上要多麼苦惱，這個那個小城是怎麼樣子，他們唯有欣然就道，用煥發的精神來克服旅途的辛苦。

我先說到住處吧，我所住的是城中唯一的大酒店，大也還算大的，有一座黑黛黛的大樓，前面還

有一方上海所少見的大庭院。可是胆小的人，就連那座大樓也許不敢跨進來，因為在黑的外套之內，它還有一張黑色的嘴。你看不出那嘴裏藏的是些人還是些精靈，同時他們會用你所聽不懂的語言來招呼你。那種語言，好像是介于廣東話和福建話之間的，使你一個聲音也聽不出。如果你回過頭去和旅伴說一兩句話，躲在櫃台後面的小女孩還會一面吃吃地笑，一面學你的語音。笑總是覺得你的語音不中聽，學起來總含有一點善意的戲弄了。這時赤足短衣的夥計領你上樓了，樓上舖的是小磚地，打開房門，還是那樣，另有一股潮氣撲人，也許連玻璃窗都沒有，推開木板窗，纔看得見外面的青天、白雲、綠樹。那個叫做床的東西，真就是兩塊板，一張草蓆，再就什麼都沒有了。屋頂、牆壁、破爛的用具，都蒙了一層塵土，好像考古家纔從地層下發掘出來一間古代的居室一樣。那時候你想走麼，如果你不想經歷露宿的冒險，你只得就在這裏安頓下你的身子了，至少天下了雨不會淋到身上，夜露也不會打濕了兩肩。

等你安坐下來，你纔更能發現一些新奇的事物，桌面上或許正有兩隊螞蟥在對陣相持，屋頂的角上也許有碗大的蜘蛛，牆根下有連貓都可以出入的耗子洞……這些都還不算，夜間如果醒來，彷彿耳邊就有他人的鼾聲或是細語，待驚醒地張大眼睛來看，仍是一個人躺在寬大堅硬的木板上，一切聲音原都發自隔了一層木板的別人的房中。

可是它到晚間就成為囂喧的，住滿了來客的人，他們多是一個大清早走了，冷清寂靜重又塞滿

了這古老的高樓。

年青的友人們，你們大約夢想不到這些，你們一直住在上海，上海沒有這樣的「大酒店」，上海我也住過的，我知道它包含些什麼，雖然陷在敵人的手掌中，我也知道它怎麼樣存在着。不是有更多的人到上海去了麼，爲了貪圖一時的苟安許多在內地走了一遭的人又回去，它不正常地發展着人多工作少，空氣混濁，娛樂場所增加，日子是容易過的，只要腦子麻木些，神經遲鈍些，我知道他們一直可以活到老死，而且覺得什麼都很好。我相信你們，我知道你們不是那樣的人；可是我該提醒你們一聲，要立刻準備刻苦的生活。安逸的日子增長人的惰性，有朝和艱苦的生活面對着纔會後悔着已經遲緩，我曾看見多少可愛的熱血青年爲了不能適合困苦的環境倒下去了，這不是極可痛惜的麼？要知道當着整個民族在危難之中，我們都該自己對自己加以磨鍊，準備將來做爲支撐我們的民族的一粒小石子。我們不該是泥，只該是石子，如果有着泥的本質就要投到火中去燒，丟到太陽下面去曬，放到水裏去浸，使之終會有着石子的堅硬。

我還得告訴你們，在這個小城裏我吞着石子一樣的飯粒，那裏面有時候真的混着石子，可是我的牙齒已經夠堅硬，我可以把石子磨成細粉，吐到地上，或是嚥到肚中。

「八一三」

迎着即將到來的「八一三」，衷心有着非紙筆所能寫出的感觸。暗地裏往復叫着的是：「一年了，已經一年了！」

更驚訝的該是日本人，他們始而以爲該速戰速決，達到使我們屈膝，甚至於粉碎的地步，漸漸地露出一點慌張來了，顯出手忙腳亂的情形，不得不重複焦慮思索，終於感到應該準備長期的戰爭了。若是想來征服中國，該以如何的時日，就是素喜狂言的日本軍人政客，怕也不敢再大言不慚地說了吧，五年，十年，百年或許是無盡的年數吧！

回想到去年「八一三」的前一天，我還住在上海，晚間和友人P正在一個戲院裏看「業餘」上演「原野」，雖然坐在那裏，心中可不知道想些什麼——我應該說是期待些什麼。前一兩天我們還在北四川路走了一次，那時候已經絕少行人，從一條橫路我們就穿到寶山路上，看到街上和巷口都有我們的士兵駐守。自從「一・二八」以來，這還是第一次在上海看到我們的軍隊，我更爲那些士兵的精神和態度所感動，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以深摯的眼光注視他們表示我心中的敬意。我還覺得我的眼睛濕潤了，可是我並不覺得可恥，因爲我既不是怯懦，又不想用它來打動別人；只是我的心

被無上的情緒纏住了，於是我的眼，就顯得模糊了。

我仍然繼續演着，觀眾不多，有些人也顯出極不安的樣子，當着一張木板揭示召集義勇隊歸隊的告白出來以後，許多觀眾也隨着走了。

我們還站在那裏，希冀着能聽到第一聲槍，相識的人還傳着不大十分可信的消息，一直到散場以後，走到街上，夜還是寂靜的，遙望着北方，沒有火光，也沒有閃亮。

我們朝北走去，一直到北河南路的鐵門那裏，我們不能走到近前，巡捕攔着行人，在黑暗中向遠處望去，好像看到閃耀的光輝——那是威武不屈的精神，準備昭示給那世界的人看。

終於響了，那第一聲神聖的砲火，而且這一年中，它就從不曾休止過。是的，我們的人民，遭受了不能想像的苦難，我們的土地和房屋幾乎都被蕩平了，可是我們×人的夢也就被抓破了。他自己澈底地了解一切都不如想像那樣容易，而我們呢，在這一番艱苦的磨鍊之後，也能堅強地站起來，追上去，不再是一隻睡着的獅子。

八月七日

「九・一八」七週年

我正在西南邊陲的一個小城鎮裏過着第七個「九・一八」紀念日，這個小城就是從廣州起程來也要經過三日的水程，一日的大路，可是它相同今日中國的任何一個大小鄉鎮城市，在牆上在街角在公共的場所都吼着人民的強悍的呼喊。

七年前的這一天，日本人不會流一滴血取去東北的心臟——瀋陽，然後逐漸地佔了東三省和熱河，而今他的魔手蹂躪了華北，江南的大部以後，遠遠地伸過來，就是在昨天這個小城裏的居民還惶惶地走避日本飛機的來襲。可是七年前我們只是一隻綿羊，如今以一匹雄獅的勇敢和敵人搏鬥，也過了一年以上的時日。

在「九・一八」以後的這幾年中，我們的眼睛看得見日本人殘暴的行爲，我們的耳朵也能聽得見在苦難中兄弟們的呼喊；可是我們的手早就被束縛住了，我們還得忍受敵人的鞭撻，也忍受敵人的宰割，我們連一舉手一動腳的自由也失去，甚至於我們的嘴也被無形的手掌柑住了。我們的敵人要我們用笑臉來迎接他們的打擊，要用「友人」這字樣代替「敵人」這兩個字。

一切的辱的堆積並不會壓到我們的身子，更重的肩負，磨煉成出更堅強的意志，清洗盡若干年

來的懦弱懶惰，像深藏在地的火，它終於尋得一個恰當的山口，猛烈地噴冒出來了。

這不只幾乎沖倒了我們的敵人，其他的國家也以異樣的眼睛望着。他們想不到這個弱大的古國能這樣站立起來。

我們不必諱言這一年多的時日我們遭受了多麼大的苦難；可是我們也抓破了敵人這麼些年想來征服我們的迷夢。使他們一面掩着流血的嘴臉，一面覺悟着我們并不如他們想像的那樣柔順，那樣無用。他們能以炮火的威力爭取一山一鎮的勝利，他們能以殘酷的兇殺發洩他們的獸性，許多士兵人民死去了，許多城市化為一片荒墟；可是我們的心是銅鐵鑄成的。我們把一切的仇恨一筆一劃地劃在那上面，敵人不能塗去它，它却等待着敵人的血肉將它填平。

這時期也許並不遙遠，我們正用我們的血肉建築一座橋樑，多少早死的弟兄們躺在那裏，他們堅固了這橋樑的基礎，有朝我們渡過去了，那就達到勝利的彼岸。

不要關懷一己的得失，不要空懷記失去的鄉土，路雖然是漫長的，終有走盡的一天。我們現在已經在走着了……

我們以將來的三個或五個「九·一八」為期，總有一天「九·一八」會成為我們民族復興開端的紀念日，那不再是恥辱，而是光榮。那時候我們應該慶祝它，因為它使我們嘗到苦痛，懂得苦痛終於解除了一身的苦痛。

廿七年「九一八」在難林

憶「一·二八」

「一二·八」是一顆燦爛的火花，它一面消解了自從「九·一八」以來亘在每個人心頭上悲憤與恥辱的鬱結，一面也是這一次全國一致英勇抗戰的先聲。

「九·一八」原是初春的一聲雷，可是它並沒有把蟄伏在地下的眠蟲驚起來。別人或者以為它僵了，但是組成它的每一個細胞都極生動，極活躍，只是它的腦神經顯得一點不靈活，或是過分地充滿為那些細胞所不明瞭的深思遠慮。

人們過了四個月煩悶的日子，又像陰雨前的鬱熱，有許多人都感到不知怎樣活下去纔好。是的，終於，當着又是一下新的打擊來了的時候，站在前後的士兵，不再退後，不再容忍，就和我們的仇敵面對面地爭戰起來了。

隨處都奔騰着那一股不可遏抑的洪流，戰事是火熱地在上海近郊進行着，每個人愛己愛國的情緒在胸中沸滾着，逃難的婦孺老人，咬緊了牙在冬寒中的路上踽踽地行走着。許多壯年男子，自動地留在前方，盡自己的力量來幫助那些浴血殺敵的勇士，雖然他們有的很愚陋，可是他們也都具有愛土愛鄉的一點真心。智慧不能使他們變成聰明的高等人，也不會使他們憑一點智慧去作惡萬端。

那是極不易使人相信的，那時候我們只有幾師裝備不全的兵力，抵抗敵人海陸空三路的攻擊。以爲四小時便可以把我們全部消滅的，結果竟延至近兩個月的期間，只有敵人的內心，纔真的明瞭我們那次的勝利。所以他們，雖然不斷地使用着小的試探，一直到「八·一三」纔又正式地來發動另一次侵略。以爲是踏上了康莊大道，不料又陷在泥淖中。由於我們更堅強的團結與信心，由於我們舉國一致上下相同的步調，我們極致地發揮我們的力量，把我們的敵人，驅至潰滅之一途。

廣東人

在我將和廣州暫別前的這幾天，我感到廣東人的可敬佩的精神，在我的記憶上，它充沛地罩住我，我覺得它的輝耀和永不磨滅的光榮。

敵人的飛機並沒有停止過他們兇殘的暴行，市內，近郊每條鐵路綫，沒有一個時候不遭到襲擊，多少房屋倒塌了，多少人把生命獻出了，可是炸不毀的是人民的意志，是那偉大的精神。

那些活着的人冒着生命的危險救出傷者，埋葬死者。讓那些還能活下去的人迅速地得到適宜的救治。讓那些死者能安靜地躺在土中。也許他們就爲了這工作送掉自己的生命，可是還有走在後面的人，他們踏着同伴的腳步向前，他們有培養得更堅強的意志，他們有無畏的勇敢，爲了愛護自己的弟兄，爲了保衛自己的土地，他們決心獻出自己所有的一切。

一個廣東友人，被問到即使敵人攻上來的時候該怎麼樣，他就堅決地回答：「我們不會跑，我們每人能有一桿槍那就和日本人打，只要打不死，我們總也不容留日本人在我們的鄉土上立足。」

他的話沒有一點誇大，最近日本人由於強佔了幾個小島所遭到的苦難就是一個明證。縱然敵人有犀利的軍器，廣東人却以他們不屈的精神和超人的英勇來和敵人周旋到底。

因爲「八·一三」來到了，早就是謠言傳佈着，說是日本飛機不會錯過那天，更是搭在路口的那幾座獻金台。響天都是警報，台上是人，台下也是人，近黃昏，警報還沒有解除，幢幢黑影聚在附近，洪大的歌聲起來了，響徹了大地，沒有燈，每個人的心上都像是一個火亮。

就是在那幾天裏，還有一次萬人的大游行，那長長的行列塞滿了幾條街，當他們呼叫的時候，他們堅定地高舉起手臂來。一個新來的友人爲這情景打動了，他呆呆地站在那裏，忘記自己的疲乏，乘間和我說一句：「我想不到廣州還有這許多人。」

是的，在抗戰一年中，被空襲的次數和損害的情形廣州都是列在第一位，可是它仍然住滿人，使廣州屹然地像巨人般立在珠江畔，一點也不會受到敵人暴力的震撼。

對於這樣的人，對於這樣的城，強悍的敵人也沒有更好的對策了。縱然有成羣的軍艦也只能在海外停留，不能潛進虎門一步，無數架飛機盲目的屠殺，不過更增強人民敵愾之心。坐使他們更發揮他們特有的精神。

在將和那個城市離別的時節，我的心有無限的惆悵，可是我對它也有無限的信心，我知道居住在那個城市中，正是些不妥協，不逃避，能勇敢地守住自己的鄉土，不會使敵人踏一步上來的可敬仰人民。

走在他們的中間

自由的空氣畢竟是可愛的東西。幾個月隱忍的日子將使我窒息了，所看到的嘴臉只使我想到野獸，如今我離開那裏了，我可以大聲地叫，大聲地唱……：

叫着唱着的，在這裏，并不只是我一個人。在每一隻火炬的下面我看到一張激奮的臉，他們以整齊的堅定的步伐走成一條長的行列，他們雄壯的呼喊和歌聲使黑夜都在震顫了。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我也走在他們的中間，我的心，被一種奇異的情緒填得滿滿的了，我喊不出一聲，唱不出一句歌，我的眼睛突然濕潤了。

像有誰在我的耳邊低低地說一聲，「眼淚是可恥的，」我就用手掌抹去它大踏步地隨着那個火的行列向前走去。

可是在我的眼睛裏，前行的那些火光是更大更旺盛。

憶羅淑

對於個人的死亡而表示過分的哀傷，在如今的時日，似乎是不必要的。但是當着我想到她，更是我寫出了她的名字。——一張蒼白而慈祥的臉，頓然就在我的記憶中輝耀起來；對於宗融，她是一個賢良的妻子，對於小彌，她是一個好母親；對於我們，她是一個姊妹樣的友人；而對於許多讀者，她是一個被崇敬的新作家。

和她相識是在我兩年前到上海的時候，在那一段時日中我見到了許多新的友人，可是能使我很快就熟悉了的那幾個友人之中，他們是其中的兩個。我是不大能和生的友人熟起來的，尤其是女人，見了的時候臉就先紅起來，有話也說不出；可是遇到宗融，他彷彿就是我的老大哥；羅淑呢，儼然就如自己的姊妹，這並不是由於誰來強自分派，完全是自然而然地就覺到這微妙的關係。

她是極關心我們的，我們時常趕到她的家裏去喫飯，那時候也許他們已經喫過了，飯菜還沒有拿下去，她安排我們坐下之後，不知什麼時候就不見她了；可是過些時他隨着女僕和新添的菜肴又走進來，一面說並不是要加什麼菜，實在是因為我們歡喜喫這兩樣菜。飯後我們的閑談就開始了，什麼話都說起來，一直到深夜纔告辭，於是走出他們的前門，和××一路談着走回自己的住所。

讀着她的「生人妻」的原稿的時候，我們已經相識了幾個月，好像那還是由××帶給我要我一看。看在那那樣質幽美的筆調之外，還有兩處刻心的真情的描敘打動了我。（後來別人的批評也都說到那兩點）好像那天晚上我們就又見到了，我坦白地告訴她我的意見，她有一點羞赧似地謙遜着，在我說話的時候，我的頭低着，當時我很激動面對着一個友人來說自己真心想說的話的時節，我常是如此；可是當我抬起眼睛來，立刻就看到她那極興奮的眼光裏含了些莫名的感激之光，——那不是因為受了別人空妄的阿諛，那是因為一個苦心的創作者作品中的心血不會被人忽略時所應有的衷心的喜悅。

「生人妻」得到許多讀者熱烈的讚揚，可是她並沒有就大量地寫下去。她時常和我們說起她又再寫一篇，許久許久也不見寫出來，問到的時候她就和我們說在寫着呢，煩瑣的家事攪着她自然是一個原因，而她對於寫作的嚴謹不苟的態度，將是更大的原因。

有一大節時日她隨宗融住到廣西，到暑假他們又回到上海。她說她想安靜地在上海住半年，宗融爲了教書的事，又到廣西去；她和小彌住到樹德坊的一所小屋裏。

不久，上海的抗戰就起來了，我還記得我和兩個朋友因為一切交通工具都斷絕了，走了極長的一條路去看她。宗融既不在上海，我們自然應該來照料她。可是她却很鎮定，說起了宗融，她就說他一定慌了。果然沒有幾天，宗融就打來電報要她決定離開上海。那時候她顯出一點焦躁，那並不是爲她

自己，却爲了宗融。她讓我們爲她決定去留，我們也不能說什麼，誰知道一切會變成什麼樣子？但是她終於決定走了，在她行前的幾天，我們天天去到她的家中，很像有許多話要說，又說不出什麼。我像預感到有什麼不祥將降臨在我們的頭上，我並沒有想到她會死去，我只想到將來相見也許較難了。爲了掩飾自己的不安，我常拉了小彌到庭院中做稚幼的遊戲。小彌是活潑的孩子，她歡喜和我玩，我自己也正好躲開了一向不善處的窘境。

到她走的時候，我們一齊送她上車站，人很多，我們只能在柵欄那裏和她握別。我們像失去了什麼似的走回去，每個人懷了一個空虛的心胸，炮聲和機關槍聲正斷續地響着，頭頂上的空中正有幾架敵人的飛機在盤旋，像一羣覓食的餓鷹，那時候我忽然記起她在大世界前落炸彈之後和我們說的話：「總算好，我們的熟人還沒有遭到犧牲，這總是一件不幸中的幸事，我想我們不會死的，也不該死的……」我恐懼地想到也許她乘坐的列車會遭到殘酷的魔手，或是我們被落下的一顆炸彈完結了生命。很可慶幸的是我的一切想頭都屬空幻，我們知道她經過千辛萬苦的跋涉，終於和宗融回到了故鄉。我們正推開了沉重的苦悶的心情，欣慰着他們的安甯，卻又來了那不幸的消息，我突然地震驚了，和X默然地對坐，過了許久時候也不知道說什麼纔好，她那溫和的語調還宛然在耳。蒼白的臉型恍惚也在目前；可是我們已經是兩個世界裏的人了。遽然間我怎麼能相信呢？我想這中間一定有錯誤的，是我的耳朵和我的眼睛，還是那盲目的命運錯誤了呢？

我重複地說，爲了個人的死亡不該過於哀傷，在這次抗戰中，多少人直接地間接地了結了他們的生命。如果沒有強暴的敵人，他們一定都安甯地活着。如今他們躺在路邊了，他們一具具的屍骸正是我們的計程石，要我們清晰地記得和我們敵人的仇恨有多麼長多麼遠，前面還有更艱苦的路要我們這些生存者來走，抹去了一切想像勇敢地踏上去，不要回顧，一切都刻在心上，是的，我一切都刻在心上了，在一些不相識不知名的死難的同胞之外，我清晰地在我的心上刻了「羅淑」這兩個字。我極力忍住我的悲苦，如今那一筆一劃都流着血滴着淚，因爲我認識她，我敬愛她，她是一個像姊妹一樣的友人……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四月初版

實價二角五分

著者 靳以

發行者 烽火社

重慶沙坪壩十三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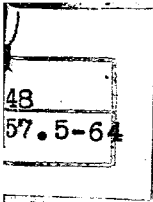
總經理 桂林文化出版社

桂林東江路

有著作權 禁止翻印

烽火小叢書第七十種

花 火



80.50



80.50